

禮

記

疑

義

禮記疑義卷二十九 玉藻第

鄭氏註

孔穎達疏

吳廷華存疑

玉藻第十三

疏按鄭目錄云名曰玉藻者以其記天子服冕之事也冕之疏以藻糾為

之貫玉為飾此於列錄屬逆論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註卷或

訂義註祭先王之服也雖采曰藻天子以五采

藻為旒旒十有二前後邃延者言皆出冕前後

而采也天子齊肩延冕上覆也玄表纁裏龍卷

畫龍於衣

疏知祭先王之服者以司服弓享先王則衣冕故也云天子齊肩者以天

子之衣十有二旒而齊肩也言天子齊肩則諸侯以尺二寸故垂而齊肩也

下各有差降則凡玉皆九寸七王者七寸以下
皆依族數而長短為差後至漢明帝時用者
皆依族數皆用白琉璃與古異也云延冕上覆也
以三十升之用布染之為玄覆於冕上出前後冕
謂以板為之延覆上故云延冕上覆也但延冕
之於板相著為一延覆上故云延冕上覆也
以弁師註冕延之名馬與此語異而意同也皇
先云冕延之覆在上方此經唯云延冕之覆在
冕上氏所據本不同者如皇氏所請弁師註意
之上覆在上方是解冕不解延也今按弁師註
冕之覆在上方是解冕不解延也今按弁師註
表纁之覆在上方是解冕不解延也今按弁師註
為纁弁師註士冠禮云太則四入與纁束同類
故註弁師註表裏與此不異云或作表者按司
服作表字故云或作表字故云或作表者按司
之太或作表字故云或作表字故云或作表者按司
冕鄭註上制云春之禮其通則王制於此六

言不跪從天子玉藻至食無樂總論天子祭廟
朝日及日視朝并饌食牲牢酒醴及動作之事
并明凶年貶降之禮天子玉藻者藻謂雜采之
絲繩以貫於玉以玉飾藻故云玉藻也十有二
旒者天子前之與後各有十二旒前後邃延者
言十二旒在前後垂而深邃以延覆冕上故云
前後邃延龍卷以祭者卷謂卷曲畫此龍形卷
曲於衣以祭宗廟
疑義既旒垂五采玉依飾射侯之次從上而下
初以木次白次蒼次黃次玄五采玉既貫編周

而覆始其三采者先朱次白次蒼二色者先朱
後綠皇氏沈氏並為此說今依用焉

廷華案五采當明正五色註疏因聘禮記說每
以朱白蒼言之此疏亦其一耳披案詳之

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

閏門左扉立於其中

端依註作冕下
諸從玄冕同

訂義註玄衣而冕冕服之下朝日春分之時也

東門國門也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閏月

非常月也凡聽朔必以特牲

疏知端當為冕者
凡衣服弁尊次

以諸侯之朝服次以玄端按下諸侯皮弁聽朔
朝服視朝是視朝之服早於聽朔今天子皮弁

視朝若不顯且德朔天視朝不故知端當為冕冕也冕之下廷華業大宗伯日月星辰居昊天上帝司服祭羣小祀此方冕朝日非古制也

疑義註明堂在因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聽其朔於明

堂中還宿路寢門終月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

武王武王之陽又其義淳於登說明堂在三里之

外七里之內政知而門亦謂因成南門也然大

廟路寢既如明堂則凡寢之制止有五室不得

有房而顧命有東房西房又鄭註樂記云文王

之廟為明堂制按觀禮朝諸侯在文王廟而記

都云凡侯於東箱者鄭答趙商云成王崩時在西

都文王遷於東箱作靈臺辟雍而已其餘猶諸侯

王據

三

所接先天子宣大而寢云御諸君東人觀成攝制
用詩王之宮室也若言宣王之不復路寢制度馬故知此喪禮
男子風右室也若言宣王之不復路寢制度馬故知此喪禮
而右室也若言宣王之不復路寢制度馬故知此喪禮
路也若言宣王之不復路寢制度馬故知此喪禮
寢也若言宣王之不復路寢制度馬故知此喪禮
又有左室也若言宣王之不復路寢制度馬故知此喪禮
右室也若言宣王之不復路寢制度馬故知此喪禮
房者逸路寢制度馬故知此喪禮
制云路寢制度馬故知此喪禮
以路寢制度馬故知此喪禮
云路寢制度馬故知此喪禮
謂房中室時依天或耳不疑路

禮記疑義卷之九

山陰

不復下之燕穀也既有長明也燕氏今平王殿路
記曰明堂自古有二之凡有九室有四方所以
三十一戶七十有二辟殿明堂上圓下方四堂以
朝諸侯其外名曰辟殿明堂上圓下方四堂以
高三丈東西九似南北七建上圓下方四堂以
十二室四戶八於宮方三百步在國之郊近丙己
之地方三畝之外七畝之內而祀之就陽位上圓
下方八憲四則布政之宮周公祀文王於明堂
以配上帝上帝五穀之帝大微之庭中有五帝
座呈其右周禮孝經說明堂東西之庭廟有后氏
世室殿人室一室五室凡室二室蓋之茅而
北十室室崇一室五室凡室二室蓋之茅而
惟今禮古禮各有其義記無明文以下與本
章凡室三十戶七十有二辟殿明堂上圓下方四
春秋時說者所蓋非古制也堂十室蓋之茅而
木書云九室十室二室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曰
契攬神契說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曰

四

此有王王是韓明學鄭在君玉而於金東山由大帝堂
故明者問明云空在明入廟明教水南北微者者
鄭室之曰空明空在明太廟又室如用南比微者上
皆諸堂人堂與堂為又廟又室如用南比微者上
不用以下王謂我我明不存為一總於南門之外
於皆有政則勿對矣是王者
鄭駁又政則勿對矣是王者
其義知明堂非廟也其以
云每非廟也其以
月就其
其以

時之堂而聽朔者月令春右个以下所居各
春后青陽大廟者春右个以下所居各
有其處是每路寢既與明堂同制故知反宿
寢亦如之者路寢既與明堂同制故知反宿
恒在路門外也云謂於廟公羊云不皆月者何
云謂月不吉為不吉朔於廟公羊云不皆月者何
不吉朔也為不吉朔於廟公羊云不皆月者何
以謂之天無是月是月非常也何休云羊同左
朔者閏月無吉朔禮也寢常之義與公羊同左
氏則閏月當吉朔也其義公羊傳每公之月朔
廟至於閏月不以朝經書閏月者閏月之義
正故不以朝經書閏月者閏月之義
以正時以朝經書閏月者閏月之義
在不吉朔之棄時政也許君謀從左氏說不
顯朝廢吉朔之棄時政也許君謀從左氏說不
引先典以閏月定四時以歲閏月當吉朔又云
說者不本於經所遺者其是與非皆謂朝又云
而凶吉朔猶似於失之朝廟之經三年春六月
月不吉朔猶似於失之朝廟之經三年春六月

然後改下牛半元乃不即猶三望今廢其大存其細
是以禮有朝享之禮祭然則吉朔與朝廟祭異亦
明矣如比言從左次說又以先吉朔而後朝廟
期以公羊閏月不吉朔為非以先吉朔三者皆鄭云
其是與非皆先朝廟而因吉朔三者皆夫之也鄭必
知吉朔與朝廟至考廟者接天子吉朔於廟曰王考
廟皆月祭之是也又諸侯告朔自皇考以下皆朝享
祭之是吉朔與朝廟不同又天子告朔以持牛
諸侯告朔以羊其朝廟各依四時常禮故用大
牢故司尊與朝享之祭用虎與牛堆奠大尊山尊
之等是司尊與朝享之祭用虎與牛堆奠大尊山尊
寢門終月者以闕非常月無恒室門之處故在明
室門中樂太史云闕非常月無恒室門之處故在明
寢門終月者以闕非常月無恒室門之處故在明
路寢門終月者以闕非常月無恒室門之處故在明
耳於尋常則居燕寢也一月所註太史云於一月王

在門謂之閭是閭且總別於明堂門反居路寢
門皇代云明堂有山門美或然也云凡總謂必以
各居其時當方之神配以文王武王者論語云告
將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者論語云告
朝之饗羊註云天子持燕以其告朔禮略故用
特中按月令每月云其帝其神故知告帝及神亦
以其在明堂之中故配以文武王之神於下其
在明堂以況配五帝或以文武王配五神於下其
也義非

廷華崇朝日當於東郊註以東門為國門是也
若告朔在廟廟在雉門外聽朔則當在路門外
之正朝雉門路門皆在路寢之南是所謂南門
耳雉門註以為國門非註蓋誤以告朔在明堂
故為是說所謂告其帝及神配以文武者亦傳

會明堂宗祀言之是不足據

詳朝且閏月居門

亦謂治事言不必宿於此也要之先王宮室皆

如明堂朝廟皆然孟子泰山明堂蓋巡狩朝諸

侯之禮若諸侯來朝及聽朔自當在路寢門外

正朝考工云外有九室九室則制同明堂不必

別建明堂於園門之外也園陽及既所引考經

緯及鄭答戴記諸文皆漢方士之異說耳

詳太

至靈臺辟離文王本非借王之制武王有天下

後乃尊為王制耳孔謂文王作靈臺辟離其餘

猶諸侯制則竟以文王為借王蓋與文王受命

說同一誕耳若顧命言房蓋室之東西房宮室
皆有之蓋亦九室所分孔以其與漢人明堂說
同乃謂成王時路寢尚如諸侯不誕甚乎月朔
朝廟本為告朔說春秋者多混其同異奈其是
非舉以為說徒滋擾擾耳

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餼奏而食日少宰朔
月大宰五飲上水漿酒醴醢卒食少端而居動則左
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誓發祭之上下年不順成
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

訂義註餼食朝之餘也奏奏樂也上水為上餘

其次之居者天子祗立端燕居也史之所書春
秋尚書具存者替樂人也幾猶察也察其哀樂
素服下皆自貶損也政經云動則左史書之春
當左史所書左陽生動故也春秋雖有言凶動
史所書右是陰陰生靜故也春秋雖有言凶動
而少也周禮有五史有內史外史大史小史御
為也周禮有五史有內史外史大史小史御
職云太師抱天時與太師同車入襄二十五年
傳曰太史書曰崔杼其君是也按周禮內
史掌三左廟記事則大史為左史也按周禮內
史掌王之信八柄其政云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
則策命之信二柄其政云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
父策命之信二柄其政云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
掌在右之故為侯伯是皆言諸侯是內史友所
內史友鄭註大史內史掌記言記行是內史友
言大史記行也此論正法若其有闕則得交相記

備代故洛指史史或王命周公伯禽服虔文十五
年傳云史佚命大史命以山史嗣故也
命伯石為大史有闕則內史亦攝之按禮諸
此言之若大史是右時則持宜行王命故居右
公本筮正法若春秋時則十二年楚左史倚相
七此論左史謂絕莊子昭十二年楚左史倚相
藝文志及六藝論云右史記事左史記言於此
正例故傳記不合其義非也御者侍也以替人
祭樂祭上哀樂若政和則樂聲祭政醑則樂
聲哀祭共哀樂仿君之大夫天子素服素車食
此由年不順成則天子恒服素車食無樂也
若大札大災則亦素服云大札大荒大
歲素服此是天子諸侯罪已之義故素服此素
服者謂素衣故下文諸侯年不順成君衣禘請
此五文也若其司服云士服去端素端註云素
之時乃素再故司服云士服去端素端註云素
端者為札荒疏此一節明天子每日視朝皮弁
有所請也

食之禮遂以食者既著皮弁視朝遂以皮弁而
朝食所以敬養身體故著朝服日中而餞者至
日中之時還著皮弁而餞朝之餘食奏而食者
言餞餘之時奏樂而食餞尚奏樂即朝食奏樂
可知也朔月大牢者以月朔禮大加用大牢按
鄭志趙商問賜大云五日一舉鬯十有二物皆
有俎有三牲備商按玉藻天子之食日少牢朔
月大牢禮數不同請問其說鄭答云禮記後人
所集據時而言或諸侯同天子或天子同諸侯
等所施不同故鄭據王制之法與周異者多當

以經為正如鄭此言記多錯雜不與經同按王制云諸侯無故不殺牛及楚語云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孔飛云四方來會助祭也又云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大牢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此等與周禮及玉藻或合或否異人之說皆不可以禮論按周禮大司樂云王大食令奏鍾鼓鄭註云大食朔月月半是也周禮六飲此以下五飲亦非周法也

諸侯方端以祭禘冕以朝皮弁以聽朔於大廟朝服

以日視朝於內廟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又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山朔月沙牢五俎四簋子卯稷食菜羹夫人與君同庖

訂義註祭祭先君也朝朝天子也禫冕公衮侯伯鷩子男毳也皮弁下天子也此內朝路寢門外之正朝也天子諸侯皆三朝入者羣臣也入入應門也辨猶正也別也小寢燕寢也釋服服玄端食必復朝服所以敬養身也三俎豕魚腊祭牢肉異於始教也天子言日中諸侯言夕天

子言假諸侯言祭牢肉互相按五俎加羊與其

賜胙也朔月四簋則日食梁稻各二簋而已子

卯忌日也同庖不持也上知祭先君者與

其文相類故知祭先君也云端亦當為是者以

玄端以祭先君故知亦當為玄冕知朝天子者按

親禮云侯氏禪冕鄭註禪之為言禪也天子用

服大裘為上其餘為禪是天子也聽治北月朔

之事謂之聽朔北玉藻文是也聽朔又謂之視

朔文六年閏月不啻月是也云北內朝之路寢門

外之正朝也者以下文云若日出而視之退適

路寢故知此路寢門外朝也云天子諸侯皆三

朝者太僕云掌燕朝之服也云燕朝註云朝於

寢之庭是一也司士云正朝儀之位註云朝於

日視朝事於路門外是二也朝士云掌外朝之

杖天子日中故云五和扶如五和加羊與於共
 賜胃者約少宰禮五和扶如五和加羊與於共
 為五則皆人君所食一羞而己者以朔月四羞
 四羞則曰食二羞以果稻美物故知各一羞詩云
 故知四羞云云四羞不稷稻梁是羞或稻梁也
 每食四羞故云四羞以果稻美物故知各一羞詩云
 且此文諸本皆作羞字皇氏以注云稻梁以此而
 宜盛稻梁故以四羞為羞四羞未知然否以此而
 推天子朔月八羞故小雅陳饋八羞管加各一
 羞若成舉則八羞故小雅陳饋八羞管加各一
 梁也按公食大夫禮羞以稻梁多故公食下大
 常食共於禮食大夫禮羞以稻梁多故公食下大
 大夫稷六羞上大夫八羞其數更此用羞者以其
 兩羞又聘禮饗臨上大夫八羞其數更此用羞者以其
 六羞是其數多也其諸侯二特享客上公羞十侯
 伯八羞是男六羞則侯十特享客上公羞十侯
 羞故祭統云八羞則侯十特享客上公羞十侯
 則諸侯六羞祭統云八羞則侯十特享客上公羞十侯
 偏於廟中不云六羞二羞則二穀特牲大祭
 則嘗四穀少宰禮是也士則二穀特牲大祭

其諸侯與大夫食亦四簋故春詩云每食四簋
 焦氏更說卿大夫以下日食及朔食牲及數
 多少上下差別並亡以探今皆略而不言也封
 以甲子死祭以乙卯亡以其無道被諫後王以
 為忘日履食者食飯也諸侯夫人與君同庖則
 而食之故云忘日既也諸侯夫人與君同庖則
 后亦與王同庖祭疏此一節論諸侯自祭宗廟
 及朝天子自視朝食飲宰饌之禮與天子不同
 之事

疑義註諸侯祭宗廟之取唯魯與天子同朝版
 冠玄端素裳云云唯魯與天子同者按明堂位
 於房中也焦氏云此謂祭文王周公之廟得用
 天子之禮其祭魯公以下則亦玄冕故公羊云
 天子自牲也魯公之牲也魯公之牲也魯公之牲也
 周公異也二王之後祭其先王亦是用以上之與

之服一正之後不得立始於之君厥時恭惟子
以下亦正之此諸侯聽於大夫此洛邑耳其每
天子於洛邑立明堂唯大享帝此洛邑耳其每
月聽朔當在文王廟也文王廟為明堂制成
也此德廟於太廟教梁得云諸侯受手補廟與
禮非也况每月以朔告神謂之告朔即諸侯
六告朔之禮羊是也此行此禮天子於明堂諸
於太祖廟也然復祭於諸廟謂之朝享司尊
云朝享是也又謂之朝正宸二十九年釋不朝於
是也又謂之朝正宸二十九年釋不朝於廟
是也又謂之朝正宸二十九年釋不朝於廟
制云周人立衣而養老注云衣衣素裳天子之
燕服為諸侯朝服波注云衣衣素裳天子之
以素為裳則是朝服也注云衣衣素裳天子之
端故論語云端章甫註云端衣素裳皆得謂之
上士以衣為裳中士以黃為裳下士以雜色為
裳天子諸侯不得名為朝服也皆
謂之衣端不得名為朝服也皆

之後傳會無理此亦其一耳士冠禮玄端服本
有玄裳黃裳雜裳而無素裳註謂朝服玄端則
素裳此註亦然疏又增八衣裳蓋隱說耳士冠
之辨明堂位過於誇魯故有裳見則禘不足引以
為據又告朔在廟聽朔自在廟政謂聽朔在廟
非也且告朔當在大祖廟不應在文王廟也然
說之外又不足辨矣疏上士玄裳等說士冠禮

詳之

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
君子遠庖廚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殘註
作第

訂義註故謂祭祀之屬宗廟祭禮之屬者若得宗
宗祭禮之屬祭禮之事皆身自為之故楚語云
禘郊之事天子自對其牲又列羊豕豕是也凡
羊豕豕牲皆指田獵言疏大畧此文謂諸侯也大夫無故
不殺羊者諸侯大夫也若天子大夫有故得殺
牛故如此據諸侯大夫言集說補正曰凡有血
氣之類如雉彘等皆是踐所謂不獲生蟲啟蟄
不殺也

疑義註踐當為翦翦猶殺也疏天子日食少牢
若據周禮正法言之此若唯據諸侯以天子日
食大牢無故得殺牛

廷華崇記言凡血氣之類則由牛羊豕廣推之
可知補正之說註執牛羊言故破踐為蕭特無
事自援耳疏謂天子日食少牢是矣又曰天子
日食大牢不知何據陳氏集說云天子膳用六
牲則無故亦執牛此言諸侯也蓋惑於疏說又
未深究膳用六牲之義故為此說耳按前人謂
膳夫膳用六牲蓋大祭言王之所食有此數種
非一時盡共之其說是也愚謂彼非王之所食
據彼經言王之饋則祭禮饋祭時所省其不可
以証日食大牢審矣不當謂此第為諸侯言也

但君字既兼天子諸侯則大夫士亦當兼天子
諸侯之大夫士言之然據曲禮天子之大夫用
牛則無故亦可殺羊比無故不殺羊故疏為諸
侯之大夫其說亦合故采之可刪云此記歸到
凡有血氣之類則專為愛物之仁而發其言君
又言大夫及士似以名分言之然亦大槩約畧
之詞非必分天子之大夫士與諸侯之大夫士
細別言之也蓋君用牛禮多患其妄殺牛故特
明之曰無故不殺牛此天子與諸侯皆然大夫
士禮用牛少不患其妄殺牛故第明之曰無故

不殺羊與犬豕而已此亦天子之大夫士與諸侯之大夫士皆然者也孔第以諸侯之大夫言失之矣其說頗合並存之

至於八月不雨君不舉年不順戒君衣布指本閭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

訂義註不舉為早變也此謂建子之月不雨盡建未月也春秋之義周之春夏無雨未能成災至其秋秀實之時而無雨則雩雩而得之則書雩喜祀有益也雩而不得則書旱明災成也衣布以下皆為凶年變也君衣布者謂若衛文公

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是也。措本去。瓊茶佩士。節也。士以竹為筥。疎木以象列之言。遮列也。雖不賦。猶為之禁。不得非時取也。造謂作新也。按閏二年。秋入。斷。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為國之破。亂。與。山。年。同。故。引。之。疏。此。謂。建。子。之。月。至。建。未。月。也。者。按。文。公。十。年。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傳。云。不。曰。早。不。為。災。者。據。周。正。言。之。既。言。秋。七。月。不。雨。云。不。為。災。明。八。月。不。雨。則。為。災。此。據。文。十。年。自。正。月。不。雨。故。云。謂。建。子。之。月。也。按。僖。公。三。年。傳。云。自。十。月。不。雨。至。於。五。月。不。曰。早。不。為。災。文。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

於秋七月此經直云至於八月不雨不云初不
雨之月鄭必知建子之月者以明之歲首陽氣
生養之初又文十年有自正月不雨之文故據
而為說云雩而得之則書雩喜祀省益也雩而
不得則書旱明災成也者按僖十二年穀梁傳
云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范甯云喜其有益也
則春秋經諸書雩皆是得雨不得雨曰旱者僖
二十一年夏大旱宣七年秋大旱是也然傳云
至秋七月不雨不為災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則
是周之夏也建卯建辰建巳之月而書大旱者

至秋仍不雨而連害於夏故云夏大旱前經論
天子素服素車此論諸侯及大夫遭凶年之禮
君衣布者謂身衣布衣也措本者君遭凶年措
挿士芻故云措本關梁不稅者關謂閭門津謂
津梁租謂課稅以其凶年故不課稅山澤列而
不賦者列謂遮列但遮列人不得非時而入恐
有損傷於物不賦斂也土功不興者謂人食不
得滿二鬴之歲若人食三鬴則猶興土功也故
均人云豐年旬用三日中年用二日無年用一
日廩人云人食四鬴上三鬴中二鬴下是無年

猶有一日之役

疑義注開梁不祖此周禮也然則開但譏而不
征疏云殷則開但譏而不征者按王制云開
而不征謂可祭但可祭其非不征稅王制
是殷禮故云疏也

廷華案開市譏而不征本文王法註乃以為殷
禮次誤王制與周禮異處鄭俱以夏殷言蓋想
當說非實有所據也八月不雨大祭以夏正之
春夏秋言註言周正姑存之

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

訂義註定龜謂靈射之屬所當用者定墨視兆

圻也體視北所得也周公曰體王其無害疏此
一經論君卜龜所定之異定龜者按龜人云天
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雷
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谷以其方之色與
其體辨之鄭云屬言非一也色謂天龜玄地龜
黃東青西白南赤北黑也龜俯者靈仰者繹前
奔果後奔獵左倪雷右倪若定之者其所當用
謂卜祭天用靈祭地用射射則繹也春用果秋
用雷之屬也史定墨者凡卜必以墨畫龜求其
吉兆若卜從墨而兆廣謂之卜從周禮古人註

云黑兆廣也但折是從墨而裂其旁歧細出謂
之為費折故占人云君占體大夫占色士占墨
小人占折註云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
折兆豐也是大折稱為兆廣小折稱為兆豐也
君定體者謂五行之兆象既得兆體君定其體
之吉凶尊者視大卑者視小

君羔幣虎植大夫齊車鹿幣豹植朝車士齊車鹿幣

豹植

音竟
作直

訂義註幣履茶也直謂綬也此君齊車之飾臣
之朝車與齊車同飾履茶即式也但車式以茶
為之有豎者有橫者故考

工記註云辨式之故者所若也此云帶履亦詩
 大雅翰輅淺儀也傳云儀履式儀即帶也又履
 者少係云負衣絞中而施諸帶是也云韉韉
 道而行故謂如之直者按論語云三代之所直
 及士皆云齊車也若齊字鄭不須此註皇氏云
 齊字者若說也若有齊字鄭不須此註皇氏云
 諸侯與天子諸侯也詩云淺儀以虎皮為儀彼
 之淺儀也據此註言之則君之朝車與齊車異
 文也但無疏此一節論君及大夫士等齊車朝
 車所飾之物尊卑不同此華素朝車下當有脫

闕

君子之居恒當戶窺恒東首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

禮記卷之八
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

訂義注當戶鄉明東首首生氣也必興敬天之
怒疏此一節明卿大夫以下所居殿及盥浴并
將朝君之義

日五盥沐稷而饋菜櫛用櫛櫛髮晞用象櫛進襪進
羞工乃升歌浴用二中上綉下鉉出行履刷席連用
湯履蒲席衣布晞身乃屢進飲

訂義注晞乾也沐饋必進櫛作樂盈氣也更言
進羞明為羞遠豆之實二中刷去垢也行浴器
也刷席濕便於洗足也連猶同也進飲亦盈氣

也既盥洗手沐授而盥者沐沐髮也盥洗面也取椶栗之湯汁用將洗面沐髮並須滑故也然此大夫禮耳人君沐醯皆栗也櫛用櫛者櫛白理木也櫛梳也沐髮為除垢賦故用白理濕木以為梳髮櫛用象櫛者櫛乾燥也沐已燥則髮濕故用象牙滑櫛以通之也進禊進羞者禊謂酒也故少儀註云沐而飲酒曰禊是沐畢必進禊酒入進羞羞謂羞蓬豆之實知非庶羞者庶羞為食而設今進禊則飲酒為飲設羞故知是羞蓬豆是以蓬人羞蓬之下註引少牢主

人剛尸宰夫羞房中之羞是剛尸之後而有羞
遵羞豆也故知非廢羞是進羞也工乃升歌者
人進羞之後樂工乃升堂以琴瑟而歌所以進
襪進羞乃歌者以其新沐體虛補益氣也皇氏
云進襪謂殮與少儀註進非其義也出扞者扞
浴之盆也浴時入盆中浴浴竟而出盆也履蒯
席者履踐也蒯菲草席濕出行而脚踐履濕草
席上利去垢也連用湯者連猶釋也言釋去泥
垢而用湯澗也

將適公所宿寢戒居外綏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

既服習容親玉聲乃出揖松朝輝如也登車則有光矣

訂義註思所思念將以告君者也對所以對君者也命所受君命者也書之於笏為夫志反玉玉佩也松朝自大夫家之朝也揖其臣乃行疏史進象笏者史謂大夫亦有史官也熊氏云按下大夫不得有象笏有象字者誤也熊氏又解與明山賓同云有地大夫故用象皇氏載諸所解者不同以此為勝故存之耳書思對命者思謂意所思念將以告君對謂君有所問以事對君

命謂所受君命將以奉行以易吉此三事故云
皆思對命也既服習容親玉聲者既服著朝服
已竟也服竟而私習儀親容聽已佩鳴使玉聲
與行步相中適乃出諸習儀竟而出也揖私朝
輝如也者私朝大夫自家之朝也輝光儀也夫
夫行出至已之私朝揖其屬住輝如也登車則
有光矣者揖竟出登所乘之車有光輝也而住
適君朝矣

天子揖現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茶前誥後直讓於天
子也大夫前誥後詘無所不讓也茶作

訂義註此亦笏也謂之玼玼之言玼然無所屈也或謂大之圭長三尺扞上終葵首終葵首者於扞上又廣其首如椎頭是謂無所屈後則恒直相玉書曰玼玉六寸明自照於懷者所畏在前也詠謂圓銳其首不為椎頭諸侯唯天子詠焉是以謂笏為荼大夫奉君命出入者也上有

夫子下有己君又殺其下而圍

既下文云笏天子以球玉故知

此從亦笏也云或謂之大圭長三尺扞上終葵首者或此文也云終葵首者扞上又廣其首終葵首謂椎頭也故許慎說文玉推擊也齊人謂之終葵首言所扞之上又廣其首廣於玼身頭方如椎頭故云終葵首引相玉書六寸明自照者

璽是玉也。物皆充結於外，唯璽玉充結於內，內合明也。行璽者，所畏在前也。若按說文，璽柔也。所畏在前，多行後。故云行璽者，所畏在前也。知人技其下者，以經云前後結也。知人技其下者，廣二寸是也。疏此一節論天子以下笏制不同之事，方正於天下也。若言璽然，無所詘示已之端，平正直而布於天下，諸侯、大夫、士、前詘後直者，前詘謂圓，後直其首後直，下節正方讓於天子也。若降讓於天子，故前詘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若大夫上有天子，下有記君，上下皆須讓，退故云無所不讓也。山陰陸氏曰：璽非大圭，大圭長三尺，此長六寸，大夫行止終

葵首讓於天子也讓於先王也。瓊瓊而已無所
詘焉。蓋王執鎮圭播夫圭以祀天以朝日以饗
先王執胃播瓊以朝羣臣以見諸侯。仁以胃之
義以臨之。諸侯稱茶。瓊天子稱瓊。茶紱也。言詘
於天子而已。大夫無所不讓是以不得謂笏為
茶。瓊義也。茶仁也。笏禮而已。故曰天子御瓊。諸
侯御茶。大夫服笏。言御則進退遲速有在。我者
矣。大夫以下謂之笏而已。今此不言笏言無所
不讓。苟非所言也。前詘躬其上而已。前後詘上
下躬也。鄭氏謂前詘圖其首後詘又其下。

而園誤矣廷華案此與周禮及考工之制不同
故合鄭陸二說並存之以待春註方如推頭說

詳春官此刪

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登席不由
前為躐席徒坐不盡席尺請書食則齊豆去席尺為去

訂義註引卻也黨知之細者退謂旁側也不由

前為躐席引必由下也不盡席示無所求於前

不忘讓也去席尺食為汚席也疏此一節廣論

臣之侍坐於君之儀并顯君賜食賜酒肉飲之

節兼明與凡人飲食之禮侍坐則必退席者若

側旁有別席則退受側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
之黨者不退謂旁無別席可退或雖有別席君
不命之使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黨是鄉之細
者而屬於鄉居其鄉之旁則今階之為喻言臣
侍君坐若不退席則引而卻去君之旁側也黨
為君之親黨則君命令與君之親黨同席則卑
謙卻引而去離君之親黨在君之親黨之下而
坐故註云辟君之親黨也登席不由前為躐席
者庾云夫節而踐為躐席應從下升若由前升
是躐席也

廷羊案此則所謂為躐席者按鄉飲
為恐有躐席之失敬不由前也

酒禮賓席於戶西以西頭為下主人席於阼階
介席於西階北頭為下賓升席自西方註云升
由下也徒坐不畫席尺者徒坐也空坐謂非飲
食及誼問時也不畫席之前畔有餘一尺亦無
所求於前不忘誼也後者食則齊者食為其
行席坐則近前與席畔齊豆去席尺者解席所
以近前之意以設豆去席一尺不得不前坐就
豆食為行席人頭臨豆與豆齊故云齊豆其豆
徑一尺與去席尺亦一也陳氏集說曰按疏說
席之上下因為明白竊意登席以下八字當作

一司而為字平聲蓋行禮之時人各一席而相
離稍遠固可從下而升若布席稍密或數人共
一席則必須由前乃可得已之坐若不由前則
是躁席矣

廷華案此亦一說茲存之

疑義註請書聲當聞尊者疏按鄉飲酒記云主
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註云席南上升
由下降由上由便則主人升席自北方降席自
南方若尋常無事則升由下而降由上若賓則
升降皆由下也

廷華案讀書必有疑問當近長者故坐與席齊

註說陋卿飲註由便說之非彼案詳之此疏又
造為尋常及有事說以別之尤并即據彼經主
介北升南降正在行禮之時不得謂尋常無事

七

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辨嘗羞
飲而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
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凡嘗遠
食必順近食君未覆手不敢殮君既食又飯殮飯殮
者三飯也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

訂義註命然後祭者雖見賓客猶不敢備禮也

侍食則不祭俟俟君食而後食也君將食臣先嘗之不祭侍食不敢備禮也嘗羞膳宰存也飯飯利將食也羞近辟食味也嘗之者必先備嘗之順者從近始也覆手以脣啣已食也殮勗君食也君既食入飯殮不敢先君飽三飯臣勗君食如是可也執飯與醬食於尊者之前當親徹也此經食不容故君既徹之後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若君與已禮食則但執飯之不敢授已之從者也故公食大夫禮宿北而取飯與醬以降西而坐奠於階西詩云不以出者非謂當得食也若非君以但降等者則徹以授主人相者故客禮云客若降等又云卒食客自前跪碗飯齊以授相者註云道也相者主人贊則者以非已所得故授主人之相若賓主敬者則

徹於西序端故公食大人禮云大人自既此一
相食徹於西序端註云亦親徹是也
節論人君賜食之禮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
祭者此廣明侍坐法也祭祭先也禮敵者必食
則先祭若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
食則不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
得祭又先湏君命之祭後乃敢祭也先飯辨嘗
羞者飯食也謂君未食而臣先食辨嘗羞膳也
所以簡者示猶行且禮為先嘗食之義也飲而
俟者禮食未竣必前啜飲以利用喉中不令濕
噎君既未竣故臣亦不敢食而先嘗羞蓋畢

而歌飲以俟若珍且乃敢珍若有嗜羞者此謂
臣侍食得賜食而非君所尊者也既不得為客
故不得祭亦不得嘗羞則君使膳宰自嘗羞故
云有嗜羞者也則俟君之食然後食者既不祭
不嘗則俟君食後已乃食也飯飯而俟者飯飲
者飲之也雖不嘗羞亦先飲飲則利喉以俟君
也君命之羞羞近者猶是君所尊者也雖君
已食已乃後食而猶未敢食羞故又須君命雖
得君命又猶未自專嘗先食近其前者一種而
止也所以然者若越次前食速者則為貪好味

也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者品猶偏也既未
敢越次多食故君又命備嘗而已乃備嘗之後
則隨己所欲不復次第也凡嘗遠食必順近食
者容與不容恚皆如此故云凡也意在嘗遠者
且從近始辟貪味也君未覆手不敢殮者待食
者恚然也覆手者謂食飽必覆手以循口邊恐
有穀粒汚著之也殮謂用斂澆飯於器中也禮
食竟更作三殮以補助令飽實使不虛也君既
食又飯殮者既猶畢竟也飯殮也君食畢竟而
又殮則臣乃敢殮明不先君而飽也飯殮者三

飯也者三飯並謂殮也謂三度殮也君既做者
既已也謂君食竟已徹祭也執飯與醬乃出授
從者謂君饌已徹則臣乃自徹已饌以授從者
飯醬是食之主故自執之此食合己之所得故
授從者

疑義註君食先嘗忠孝也

廷華素疾不嘗藥固可謂之不忠若君食先嘗
而即以爲忠孝是不敢信

凡脩食不盡食食於人不化唯水漿不祭若祭爲已

係單

係上
漢元

訂義說不飽不盡食也。不祭水漿非成饌也。已猶大也。祭之為大有所畏也。且於君則祭之。既持公食大禮。宰人執解漿。既此一節以上。以進賓受祭。祭送飲飲。長之也。文明侍君之食。因明凡人相敬為食之禮。凡備食不盡食者。比明勸食於尊者之法。食於人不飽者。此通包食於尊者及禮敬之人。所以不盡食不飽者。謹退不敢自足。唯水漿不祭者。言食於禮敬之人。所設水漿。不以祭先。若祭為已。係早者。已大也。係厭也。此解不祭水漿之意。若祭水漿為大。厭降卑。微有所畏也。嚴陵方氏曰。

備食則勸人盡食而已不盡食不飽所謂共食

不飽也山陰陸氏曰食於人不飽釋不盡食之

義足華案陸又云上言凡食下言若賜爵則

飲矣若公食大夫宰夫執解菜以進賓坐祭進

故有祭不祭之公不當由為之說

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

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

色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退

則坐取屨隱辟而后屣坐左納右坐右納左油社或

訂義註俟者不敢先君真爵酒如肅敬貌言言

和敬貌斯猶耳也汕汕說敬貌禮厥過三爵則
敬故可以去矣隱辟使遠退而退著屨也疏此
一節論臣於君前受賜爵之禮飲卒爵而後君
卒爵然後授虛爵者俟君飲盡已乃授虛爵與
相者也必在君前先飲者亦示其賤者先即事
後授虛爵者亦不敢先君蓋爵然此謂朝夕待
者始得爵也若其大禮則君先飲而臣後飲故
曲禮云長者舉盃醕少者不敢飲燕禮公卒爵
而後飲是也受一爵而色酒如也者言初受一
爵而顏色漸敬酒如也如者如此義謂如似酒

然故論語云中中如也天天如也及取階如也
皆謂容色如此二爵而言言斯者此事上恒敬
既受二爵顏色稍和故言言斯斯耳也耳是助
句之辭皇氏六讀言為問義亦通也禮已三爵
而油油者言侍君小燕之禮止三爵顏色和說
而油油說敬故春秋左氏傳云臣侍君安過三
爵非禮也退則坐取屣隱辟而後屣者坐跪也
初跪說屣堂下為敬故退而跪取屣起而逡巡
隱辟而著之坐左紉右者紉猶著也若坐左膝
則著右足之屣若坐右膝則著左足之屣廷華

案三南本作二爵而言註云飲二爵可以語也
又云言斯禮也註云言必以禮也其說似勝於
鄭所謂言者其養老乞言之禮與並存之
疑義說此經云再拜稽首受於尊所由禮云拜
受於尊所此經先再拜稽首而後受燕禮與受
爵降下奠爵再拜稽首則先受而後再拜與此
不同者熊氏云文雖不同互以相備皆先受而
後再拜今刪定以為燕禮據大飲法故先受爵
而後奠爵再拜此經據朝夕侍君而得賜爵故
再拜而後受必知此經非饗燕大飲者以此下

示受一爵至三爵而退明非大饗之飲也若燕禮非唯三爵而已

廷華案儀禮之例皆先拜後受以受則手有所執不能拜也燕禮正禮皆然則不可謂先拜後受非饗燕大飲法也惟無算爵乃有先受後拜之節此既所引典受爵云云是也其時禮節漸殺故行正禮時降拜於堂下此第降拜於席下與正禮不同尚得曰皆先受後拜耶若以無算爵為大飲則亦惟大飲時先受後拜不得謂之皆先受後拜也且無算爵為燕禮大禮之末節

亦為得第以朝夕侍君為說耶

凡尊必上玄酒唯君面尊唯饗野人皆酒大夫側尊
用於士側尊用禁

訂義注上玄酒不忘古也而猶卿也皆酒者飲

賤者不備禮於斯禁也無足有似於於是以言

於疏按卿飲酒禮設兩女於房戶間有斯禁故

按特牲禮注云於今本舉上有四周下無足

唯君而尊者謂人君燕臣子專其思慮故尊鼻

卿君故引燕禮燕臣子之法以解之若兩君相

見則尊鼻於兩楹間在賓主之間夾之不得面

鄉尊也唯饗野人皆酒者饗野人謂蜡祭是也
野人賤不得太古又無德又可飽食則宜食味
故唯酒而無水也

疑義註燕禮曰司宮尊於表楹之西兩方壺左
玄酒南上公尊瓦甒大兩有甍在尊南南上疏大
夫側尊用楹士側尊用禁側謂旁側在賓主兩
楹之旁側夾之又東西橫行異於君也若側尊
近於君南北列之則燕禮所云若是也大夫士
側尊者飲酒義云尊於房戶之間客主共之也
據大夫士也若一尊亦曰側尊故士冠禮云側

尊一甒醴在殿北註云無偶曰側與此側別
廷筭案記言側尊若如士冠禮側尊說則側為
特謂一甒無偶也今明言玄酒則有偶矣註所
舉燕禮方壺瓦大各兩皆有玄酒自不可以特
言矣註既泛然引之既求側之義而不得遂為
竇立兩楹旁側夾之之說以解之不知所據若
謂即據燕禮言則彼經君臣之尊俱在東楹之
西若以東楹之西為旁側則君尊亦當曰側胡
獨於大夫士謂之側尊且東楹之西去西楹甚
遠亦不得曰兩楹旁側夾之也况自以此為東

西橫行與燕禮南北為列不同則又合燕禮而
自為之說尤不可解也竊謂側即既所謂旁側
側尊即既所引鄉飲義賓主間之尊蓋賓在中
堂尊在賓東故曰旁側也若必如燕禮合君尊
言則夫之遠矣要知記言君大夫士又言野人
則當分別言之不必強合也又據燕禮尊南南
上蓋據寡言註則去蓋用然若錫笏曰在尊南
南上蓋誤

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玄冠朱紉
纓天子之冠也緇帶冠績紵諸侯之冠也玄冠丹紉

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編冠玄
武子姓之冠也編冠素純既祥之冠也

訂義註玄冠以下皆始冠之冠也玄冠素貌也

諸侯緇布冠有緇尊者飾也齊冠言齊時所服

也子姓之冠謂父有喪服子為之不純吉也武

冠卷也古者冠卷殊純緣造也編既祥之冠也

已祥祭而服之也間傳曰大祥素縞麻衣始知

之冠者以文冰上始冠之下故知玄冠素縞也

是天子始冠也云諸侯緇布冠有緇尊者飾也

者按印持牲及士冠皆云其緇也吾未之聞
謂大夫士也此云緇者皆侯之冠故云緇布冠
有緇尊者飾也上云始緇布冠自諸侯下達之
則諸侯緇布冠可知更云緇布冠緇諸侯之

冠者為純與起士文同也諸侯唯績是為其項青
子姓云不與純吉也者去純用玄吉而用純云
是凶春共封色故云古者純用玄吉而用純云
時冠春共封色故云古者純用玄吉而用純云
下而近其冠與春身皆謂之純也
其漸吉故也當春祭之時用純衣
喪者朝服之純也素衣素裳為純
冠者朝服之純也素衣素裳為純
云祥衣祭之雜記又云於純衣
若既祥之祭之既祥也
重於編之也故曰祥衣祭之
編祥衣祭之既祥也
素衣祭之既祥也
故云編祥衣祭之既祥也
所得冠不名而何素也
衣冠之節廣論上下及

吉山冠之所用唯五十不嚴送及親送不記

者雖錄前在其間始冠緇布冠者言初加冠大

夫士皆三加其初加者是緇布冠自諸侯下達

者自從也從諸侯下達於士始冠緇布冠

諸侯四加宗廷華裳故設其終也

疑義註本太古耳非時王之法服也四命以上

齊祭異冠疏言齊者兼祭祀之時故曲禮云立

言齊時所服以其祭後則玄冕也齊亦四命以上

齊亦玄冠齊者以諸侯玄冕也齊亦四命以上

以下大夫則朝服以祭之士則玄端齊祭同冠也

其天子之朝士與諸侯之上大夫同換深衣目録云
士祭以朝版謂天子大夫之與諸侯祭以
大裘同然則熊氏之說也皇氏使與鄭注以
玄諸侯大夫與天子同祭也皇氏使與鄭注以
典諸侯大夫與天子同祭也皇氏使與鄭注以
上齊祭與天子同祭也皇氏使與鄭注以
之祭與天子同祭也皇氏使與鄭注以
次差之可知也此亦無氏之說也皇氏使與鄭注以
其冠若謂自祭也此亦無氏之說也皇氏使與鄭注以
鄭志答趙商問云若難於命而祭也皇氏使與鄭注以
命以下齊祭與天子同祭也皇氏使與鄭注以
但施於己祭與天子同祭也皇氏使與鄭注以
一冠祭時亦祭與天子同祭也皇氏使與鄭注以
於名齊祭與天子同祭也皇氏使與鄭注以
是助祭齊祭與天子同祭也皇氏使與鄭注以
祭齊祭與天子同祭也皇氏使與鄭注以
服義則士與天子同祭也皇氏使與鄭注以
受朝親麻服則祭與天子同祭也皇氏使與鄭注以

廷華案太古非時法說士冠禮詳之又齊與祭
自應異冠祭自天子以下亦當應上服蓋祭服
如尸尸服卒者之上服則祭服亦上服可知春
官司服註據雜記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
已謂下自祭皆玄冠惡辨之詳矣此所謂四命
以上齊祭異冠至以明士大夫齊祭皆玄冠耳
不知士畧齊祭同冠則司服士白皮弁而下玄
端已在其中乃又別言齊服且又止言齊而不
言祭則異服可知今以理論祭貴乎敬齊服已
服十日而又服之以祭不已褻乎疏說持即司

服註而中之要皆由說司服案已詳此不復贅
垂綖五寸惰游之士也玄冠編武不齒之服也

訂義註惰游罷民也亦編冠素紕山版之象也

垂長綖明非既詳不齒所故不帥教者結結素

紕者以文承上編冠素冠之下但垂綖

為與蓋用既詳冠而加素綖五寸也

疑義既鄭知惰游罷民者與下不齒相連故知
是周禮坐嘉石之罷民

廷華案記止言垂綖鄭承上編冠言於義為近
若以惰游為罷民蓋謂惰游亦罷民之一要與
坐嘉石之罷民不同既以彼証之恐悞

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綏

訂義註居謂燕居冠也著冠於武少威儀有事

乃綏則燕無事者去飾抗燕居之為屬武於冠

少威儀故也又不如綏若非燕居則

冠與武到臨者乃合之有儀飾故也

五十不散送親沒不髦大帛不綏玄冠紫綏自魯桓公始也

訂義註送喪不散麻始衰不備禮不髦去為子

之飾也大帛謂白布冠也不綏凶服去飾玄冠

綏當用績既死三日之前安綏垂三日之

葬乃然五十四既葬衣不能備禮故不散垂及親沒

者以雖記云大白冠緇布冠皆不緇彼大白與
緇布連文故知此大白謂白布冠也左傳問二
年衛文公大布之衣大白之冠白
緇冠也與大布相對與此共也

疑義註桓公姜借宋王者之後服也政知徒借
宋者以祭

則公用八牲衣大路是魯用於禮故徒魯桓公
用索綯借宋王者之後云綯當用綯者以上文

云綯布冠綯綯
侯之冠故知也

廷華索註憑虛造為此語既人以八牲大路解
之妄矣然據此亦見成王賜之說之謬

朝玄端夕深衣深衣三袪縫齊倍要衽當旁袂可以
回肘長中繼拊尺袷二寸袷二寸緣廣寸半以帛裏
布非禮也

訂義註三謂大夫士也三袪者謂要中之故也
袪尺二寸圍之為二尺四寸三之七尺二寸終
袪也袪下齊倍要中齊丈四尺四寸袪謂裳幅
所交裂也凡袪者或故而下或故而上是以小
要取名焉袪屬衣則垂而故之屬裳則縫之以
合前後上下相變四肘者二尺二寸之節其為
長衣中衣則總袪揜一尺若今袷矣深衣則緣
而已袪曲頤也袪袷口也欵飾邊也非禮者中
外宜相稱也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皮弁朝服
玄端麻衣也中衣用布

疏上文云君朝服日出
視日深衣祭牢肉

此云朝玄端與若朝不同故時是朝大夫士朝也
私與玄端無異若大夫玄端夕士朝也
用玄端故士冠禮注云夫玄端夕士朝也
是也其秋朝是朝衣之服若然朝君臣同服
以上文君朝服也恐皇氏之說非也云三鄭何
寸者按深衣云幅十有二寸計之幅一尺二寸
每幅交解之謂之袷上廣六寸故為一丈
頭下袷頭之袷上廣二寸故為一丈
七尺二寸謂之袷上廣二寸故為一丈
四尺四寸謂之袷上廣二寸故為一丈
二寸上袷六寸下袷六寸謂之袷上廣二寸
凡一者或六寸下袷六寸謂之袷上廣二寸
非一之辭非獨深衣也或我而者皇氏謂喪之
廣頭在上狹頭在下或我而者皇氏謂喪之
頭在下狹頭在上或我而者皇氏謂喪之
衣與喪服相對為小要兩旁有取此袷者謂深

意則士而放之者謂及朝祭之服耳云云
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若謂深衣之衽云
相變者上體是陽後散故生而下體是
陰立收飲故縫而合之今刪定深衣之
得衽名不應致他餘版相對為衽何以
衣深衣下幅而曲下屬幅而上下相對
註深衣衽幅而今曲下屬幅而上下對
無文言之且從先儒之業經袷袷袷一
二尺二寸以半幅總袷袷袷一尺云云
則緣而已若長衣制而素者所施異
或素適其衣而然中制而素者所施異
故也裏中著之則曰中衣若露者之謂
故鄭註深衣曰長衣有表謂之中衣
以帛裏布非禮也若朝服用布則中衣
帛也皮弁服朝服也朝服也朝服也
衣用麻布即五布故中衣布也
朝服人云麻布即五布故中衣布也
色多祥或衰乾帛中衣雜裳之屬言也
而小祥衰乾帛中衣雜裳之屬言也

此以下至弗散充也一節廣論衣服及裘襦襲之事朝玄端夕深衣皆謂大夫士早朝在私朝服玄端夕服深衣在私朝及家也深衣三祛者祛謂袂表言深衣之廣三倍於袂表縫齊倍要者齊謂裳之下畔要謂裳之上畔言縫下畔之廣倍於要中之廣謂齊廣一丈四尺四寸要廣七尺二寸袷當身者袷謂裳之交接之處當身之畔袂可以回肘者袂上下之廣二尺二寸肘長尺二寸故可以回肘也長中縫揜尺者謂長衣中衣縫袂之表揜餘一尺袷二寸者袷謂深

衣曲頤廣二寸祛尺二寸者祛謂深衣袂口謂
口之外畔上下尺二寸也故註云祛袂口也緣
廣寸半者謂深衣邊以緣飾之者廣寸半也

士不衣織無君者不貳采衣正色裳間色

訂義註織染絲織之士衣染繒也不貳采者大
夫去位宜服玄端玄裳正間色謂冕服玄纁
下疏此謂大夫士去國三月之內服素衣素裳
是有采色但不貳耳采色之中玄纁黃也玄是
天色故為正纁是地色亦黃之雜故為間色皇
氏云正謂青赤黃白黑五方正色也非謂五
方間色也綠紅碧紫駢黃是也青是東方正綠
是東方間故綠為木太色青是南方正黃是
是東方間故綠色青黃也赤是南方正紅是南
方

閏南為火火赤起金全白故紅色赤白也白是
西方正碧是西方閏西為全金白冠木故碧色
青白也黑是北方正紫是北方閏北為水水色
黑水冠火火赤故紫色赤黑也黃是中央正瑤
黃是中央閏中央為上土冠
水水黑故瑤黃之色黃黑也
疏織者前染絲後
織者此服功多色重故士賤不得衣之也大夫
以上衣織染絲織衣也士衣染緇下文后士錦
帶者直以錦為帶非為衣也唐傳云古者有命
民有御車駢馬衣錦者非周法大夫以上得衣
織衣而禮運云衣其濟帛謂先代禮尚質故也
疑義疏詩庶人得衣錦者禮不下庶人有經而
等也故服錦服

廷華素庶人錦衣不知所指若禮不下庶人及
經而等說則庶人豈皆可帝制自為耶

非列采不入公門振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
襲裘不入公門振依註

訂義註列采正服袷禪也表裘外衣也二者形

止襲皆當表之乃出衣裘必當褊也疏下曲禮

云當暑者袷綌綌是論語太有為袷字者云形且

襲者形解袷綌然其形露見襲解表裘在衣外

可謂襲二者皆上疏禮弓云褊裘襲裘謂若子

游褊裘而弟魯子褊裘而予皆謂表上有褊衣
褊衣之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正服但據露褊

衣不露襦衣為異耳若褻裘不得入公門也

纁為繭緇為袍禫為緇帛為褶

訂義註衣著之異名也纁謂今之新綿也緇謂

今纁及舊絮也禫有衣裳而無裏褶有表裏而

無著

此如鄭北言之緇謂今纁者謂好綿也則鄭註之時以好者為緇惡者為絮故云緇

謂今纁及舊絮也○凡華案陳氏集說曰衣著新綿故曰好舊絮故曰惡

用新綿謂之前用舊絮謂之袍有表無裏謂之

緇有表裏無著謂之褶

朝服之以緇也自季康子始也孔子曰朝服而朝卒

朝然後服之曰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也

訂義註孔子蓋謂諸侯與羣臣也諸侯視朔皮弁服不充服謂若衛文公者未道本合於道非天子之制改而六諸侯與羣臣皆以上文皆云不入公門下云唯君有黼黻入云君衣狐白也○是革崇衛文以指大布之衣言疏卒朔然後服之者卒朔謂卒告朔之時服皮弁告朔禮終脫去皮弁而後服朝服也

疑義註亦借宋王者之後是借宋王上玄冠紫知宋朝服以編者是後改朝服以編也○說無後則為朝服宋是後改朝服以編也○說見公上

唯君有黼黻以誓省大裘非右也

訂義註借天子也天子祭上帝則大裘而冕大
羔裘也黼裘以羔與狐白雜為黼文也時大夫
猶有大裘也疏云黼裘大裘非古而云大
且亦為之故言疏君諸侯也黼裘以黑羊皮雜
非君以羔之也狐白為黼文以作裘也誓者告教也大裘天子
郊服也禮唯許諸侯服黼裘不得用大裘常時
有者非似諸侯用大裘又有大夫借川大裘者
故識之云非古也廷華業誓誓軍旅及田省者
耕斂也

疑義註者當為備爾秋田也國君有黼裘誓猶

田之禮
須成冬始
成秋而用
勸為表也
○秋始
管司

未表